



## 山地越野赛

聚焦

◎北燕

2015年12月5日7点,我和先生从小区出发,前往九龙湖参加山地越野赛。半路上下起了雪子,我心里暗想: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。早在10月,我和先生就报名参加了九龙湖的20公里山地越野赛,报名之后,周末一有时间,我们就去九龙湖抓紧“练兵”,但是到了11月,差不多天天下雨,为了安全起见,组委会把比赛推迟到了12月5日,没想到这一天又是下雨!

8点35分,在雨中,我们开跑了。一开始雨并不大,山路也不算太滑,虽然有些地方很陡峭,但因为来这里练过好几次兵,所以没感到特别困难。一路上兴致勃勃,一边说笑,一边看雨雾山岚。

每过几公里就有一个供给站,工作人员看到选手过来都会喊:加油,好棒!听到这样的话,心里也暖暖的。供给站有矿泉水和香蕉,我喝了一杯矿泉水,啊,真是凉到心里了!再吃一只香蕉,也是冰凉的,后面几个供给站就不敢再吃香蕉和喝水了。这样不知不觉就过了10公里,只用了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,我信心满满:5小时“关门”,那是绰绰有余,发挥好点,说不定不到4小时就能完赛呢!

但没想到,10公里之后,山路不但陡峭,而且非常滑,因为我们基本上处于参赛队伍的末尾,前面的选手跑过的山路更加泥泞,不要说跑步,连行走都异常艰难。我小心翼翼,但还是防不胜防摔了一跤。我狼狈地从泥地里爬起来,两手满是泥浆,还想保持优雅的我,高声叫着前面的先生:“给我张餐巾纸擦擦吧!”没想到先生不以为然地说:“衣服上抹抹不就行了。”这第一跤把我的自信摔掉了一半,我更加当心,速度也更加慢了,在这么小心的情况下,我居然又接连摔了两跤!等到摔第三跤的时候,我早已将什么优雅抛到九霄云外了,艰难地从泥泞的地上爬了起来,把满是泥浆的双手往衣服上、裤子上胡乱一抹,接着艰难前行。我当时的形象就和《范进中举》里范进发疯时的形象一样:走出大门不多路,一脚踹在塘里,挣起来,头发都跌散了,两手黄泥,淋淋漓漓一身的水。

落后大部队的只有六人了:一对年轻的夫妻,一位小伙子和姑娘,还有我和先生。其实先生如果不是担心我一个人落在最后迷路,他早就到了终点。我几次劝他先跑,别管我了,但他还是等着蹒跚的我。六人中,小伙子离我们最近,有时他快点,有时我们快点,他告诉我们,他体重180斤,跑这样的山路对膝盖伤害很大,他现在膝盖很痛。我感慨地说:“健康第一,你真不该参加这样的比赛啊。”在劝说小伙子的同时,我心里也在想:我今天来参加比赛其实也是一个错误,这样泥泞崎岖的道路对我这种低水平的选手来说难度实在太大了,我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,万一摔伤了,不是给家人添麻烦吗?在决定参加比赛前,就有朋友劝我放弃比赛,但我想已经报了名,就因为天气原因放弃总说不过去,还有一个原因其实是我心里的英雄情结在作怪,觉得自己如果能在恶劣的天气中不到5小时完赛,就是英雄。可现在,在泥泞的山路上艰难行走,5小时关门已不可能,还拖累了先生,这是对家人的不负责,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啊。但现在没了回头路可走,再艰难我也只能继续往前。

就这样我们翻山越岭,攀过最艰难的5公里之后,前面的山路好了一些,可以试着小跑了。又跑了2公里,我气喘吁吁,看着在前面等我的先生,大声喊道:“现在路没问题了,我后面还有几个人,你别管我了,赶紧先跑吧,还有希望关门前到达。”先生看看前面的路上泥浆少了一些,回过头说:“那你自己小心,慢一点。”说完他终于一溜烟跑了,我继续在雨中艰难前行着,一次性雨衣早已七零八落,头发已全部湿透,脸上满是雨水,冻得浑身发抖。快到终点的时候,迎面一对情侣撑着一把雨伞,优雅地走着,惊讶地看着我,我想他们肯定以为我精神不正常吧,我自己觉得也是。

先生早已过了终点,又返回来迎我。我们跑到终点,工作人员正在收摊,当时大屏幕显示的时间是距离开跑已经5小时14分钟,先生央求工作人员给我记个成绩,工作人员说:都超出了十几分钟,不能记了。我当时已经冻得说不出话来,也不想争辩,但心里很不服气:这样的天气和大晴天能比吗,大晴天的话我肯定能4小时出头就跑到的。我哆嗦着走到车边,感觉自己冻得两个牙齿在打架,我说:“快点开空调,我都冻僵了。”车里的空调开起来,过了一会儿我终于缓过来了点,我还在替那个小伙子担心,对先生说:“那小伙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,可怜。那对夫妻还在我后面呢,那男子如果不是为了照顾妻子,也早跑到终点了。”

感谢先生的不离不弃,为了我,他放弃了自己的好成绩,在最后工作人员撤退的情况下,他跑错了路,多跑了300米,结果到了终点的时候,5小时过了十几秒,因为这十几秒,他没有比赛成绩,比赛结果显示他是第167名;而我不但没有成绩,连名次也没有。

这次越野比赛让我收获了许多,让我再次明白了做什么事都要量力而行,这样的体验弥足珍贵。



## 善意的暖流

城市写真

◎王小飞

我是个喜爱热闹的人。可自从乡下迁居到城里后,我的生活乐趣就淡了许多。每当在报纸上看到某小区又在搞什么裹粽子比赛、拔河比赛、邻里联欢等报道时,我的心里就痒痒的。因为,我入住的小区,4年来没有搞过一次活动。早在买房子前,父母就在嘀咕:城里有啥好?一步迈出就是人家的地,住了几年还不知道对门姓啥。也的确,小区不比农村,在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生活,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,想必你我都有深刻体会。

就拿前几天来说吧,我在小区楼下的门口等老婆下楼,心急了,就摁下门铃,提醒老婆快点,因为再迟会儿,就又要碰上周末的晚高峰,回老家就又要到天黑了。

门铃摁了又摁,但老婆在楼上似乎不为所动,门也没开。这样过了足有5分钟。在不远处,一个洋人小伙和一个中国姑娘正在低声细语,还时不时地朝我张望。当我再次摁响门铃时,那个洋人小伙快步走向我,掏出钥匙,利索地开了门,并拉着门把,侧身示意我进。

我愣了一下,但随即明白了他的意思,赶忙用我仅有的几个英语单词慌乱地表示: no, no... thank you, thank you... (不,谢谢)随即,我掏出裤兜中的钥匙。小伙明白了,笑着挥挥手,又跑向那姑娘,两个年轻人手挽手快步离去。

这对年轻人就住在我的楼上。虽说时有碰见,但由于言语阻碍,所以也只是互相笑笑而已。我们这个楼道里,有教师、医生,有公管所的、开船的、卖肉的,有做保险的、搞培训的,每次碰到,我总是热情招呼。不过邻居们似乎并不怎么热情。后来发生的一件事,更是让我这颗热情的心受到了伤害。

那天晚上,时间已是9点左右,因为小区车位紧张,等我停车时,已经没有位置。我思虑再三,觉得这么晚了,邻居们应该不会再外出了吧!于是,我把车子停在了邻居的车子后,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就去移车。停妥后,自己则去附近散步。

可10来分钟后,老婆急匆匆地打来电话,说是车子把人家给堵了,快回来。我赶紧撒腿就往回赶……

到了楼下,邻居正等在车旁。我气喘吁吁地边挥手致歉,一边急忙发动车子,一口气将车子倒到了空旷处。两车交汇时,我摇下车窗,正想再次开口致歉,可那男车主的一句话,活活把我给噎住了。

“你的车停得介滑稽啦!”说罢扬长而去,只留我在冬日晚上的寒风中独自凌乱……

过了几天,我晚上驾车回来,刚想驶进小区楼下,却不料被一辆车子堵住。一看,正是前几天那辆说我“滑稽”的男车主。他把车倒来倒去,就是无法到位。我暗笑:这驾驶技术还真够可以的,那么大一个车位都倒不进。思虑间,一股邪念在心头萌生:要不在他屁股后头吼上几声?但是,理智在瞬间压住了邪念。正如我们父辈所教导的——做人不是这样做的。于是我把车子又后倒了一点,给他留下足够的倒车空间,随后灭了大灯静等……

诚然,人与人之间交往就犹如两股洋流交汇。若是两股暖流,那自然是欣喜之事;若是两股寒流,那自不必提。但是,很多时候,交往都是暖寒流夹杂,尤其在城市中。看看我们的城市,它原本并没有那么大,只是我们这些异乡人不断涌入,才导致城市不断扩张。你看,一到周末,我们小区原来挨挨挤挤的车辆就犹如人间蒸发了一般,都不知所踪。

很多城里人,其实,他们的根还在农村,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浪者。很多习惯了农村生活的,尤其是老人,他们不敢,也不愿来城市生活,其实最过不去的一道坎,就是耐不住城市人群里的那种说不出的“寂寞”。在农村,他们可以走东家,串西家,虽说人少,但是乐趣多,情味足。

有次,我们几个同学去一个山村看望在那儿挂职的同学,恰逢一位老婆婆正在大灶上烤笋。那笋香直把我们的魂儿也勾去了。老婆婆见了,赶忙递了筷子过来,让我们尽情品味。吃着吃着,有个女同学就按捺不住了。“要是在笋锅里再蒸上几条年糕,那是不是更美味了?”一句话,就把我们的心里话全给讲出来了。

“那还不简单。”还没等我们话音落地,老婆婆就颤颤巍巍地到房子里拿来了年糕,弄得我们都羞红了脸。

“吃,放开肚子吃,不够再蒸。”老婆婆在灶膛前一边添火,一边不断地招呼我们。通红的火苗映着老婆婆慈祥的面庞。

天已落幕,我们起身告别。老婆婆热情相邀:下次再来,下次再来。夕阳下,偌大的村子前只留下一个孤单的身影……

同学告诉我,这个村子本来人就不多,最近几年,大家都又涌向城里。这里的村主任、书记都住在城里,平时也只是村里有事,才下来一趟。

都去城里了。也许就与你我同住一个小区,甚至是同走一个楼道。那他们是否还保持着与这位农村老婆婆一样的热情呢?4年了,想起与小区邻居的关系连若即若离都算不上时,我的心里还真不是滋味。这在我们农村是无法想象的。但是,想起那个洋小伙善意的举动,我又重拾交往的热情。不管对方是一股什么样的洋流,至少自己应做一股暖流。纵使此刻温暖不了对方,但是,我想:只要我们这股暖流足够强大,世间就没有什么寒冰不可被我们融化。